

# 怪老头

□申平

老花镜的上方射过来,不由使我心头一凛。

第三怪,就要说说他的大相机了。这老头,身材矮小,背上却背了个大大的双肩包,这本来就已经够他受了,但是他的胸前,却又挂了一个个头很大的相机。我不搞摄影,对相机品牌、镜头什么的说不清楚,但是凭感觉知道,他那部相机一定价值不菲。否则,他就不会夜里小心看护着了。这个时候,欧洲的天气还有点热,每到一个景点,我看见他总是抢先下车,举着相机到处拍摄,经常是满头大汗最后一个上车。

起初,我以嘲笑的眼光看待他的举动,心想你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家伙了,夜里不睡觉,白天又把自己搞得这么累,你想干啥?难道不要命了么!这个澳门老头,真是个怪人。

可是那天导游跟我说了几句话以后,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起他来。

导游说:“你夜里睡觉是不是喜欢打呼噜呀?”我心里一惊,说:“哦,累的时候是有一点。导游你怎么知道?”导游笑着问:“不是有一点,是声若巨雷呀。搞得你同房的老人家睡不着,他找我要求调整房间,可是没人愿意调。你看你能不能注意一点。”

哦,原来如此!我不由拍了一下自

己的额头,你怎么能那么恶意猜度人呢!

晚上,我向老人道了歉,并请他先睡,声称等他睡着我再睡。但是老人反反复不意思起来,我们在睡觉问题上互相谦让,最后以他往耳朵里塞棉球而告终。

第二天白天,在旅游团徒步向另一个景点进发的时候,为了进一步表示友好,我又自告奋勇要帮他背相机,边说边伸出手去他的脖子上摘,不想却被坚决地拒绝了。他的一只手挡住我的手,另一只手紧紧抓住相机,嘴里连说:“不用不用,谢谢谢谢!”那架势就像我要抢他的相机似的,搞得我刚刚对他产生的一点好感又荡然无存了。

一周的欧洲之旅很快就要结束了,我和这个怪老头就要分别了。这天晚上,旅游团安排大家喝酒,觥筹交错之间,已经开始互相熟悉的人们,感情进一步拉近了。我也跟怪老头碰了一杯,乘着酒兴说:“十年修得同船渡,百年修得同屋眠。可是咱俩,却是有缘无分呀!阿姨,我斗胆问您一句,你是不是……有点看不起内地人啊?”

谁知老头听了这话,马上不高兴地说:“年轻人,你说什么呢!我家祖祖辈辈都在内地生活,再说澳门早就回归祖国了,你不能注意一点。”

我连连点头。在这一瞬间,我忽然觉得这老头不但不怪,还挺可爱的了。

国了,我怎么会看不起内地人呢!”

“那你,就是有点……不信任吧,不然怎么会……”

老头摆摆手说:“我知道你对我有误会,等下咱回房间再说哈。”

席散回到房间,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开他的双肩包,先是掏出两个证件递给我,接着又掏出一枚获奖证书来。

我打开证件,吃惊地发现,这个叫作张汉中的老人家,竟然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,还是澳门摄影家协会的会员。再看证书,他居然获得过中国摄影界大奖,还有一些全国性和世界性摄影大赛的获奖证书。

“哇塞,原来您是个大摄影家呀,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,失敬失敬!”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

他却淡淡地一笑说:“没什么,就是玩呗。我这个人呢,平时不爱多说话。我太太早就去世了,女儿在美国,我一个人住在澳门,孤独惯了。和我做伴的,现在就是这部相机啦。它,就像我的女朋友一样的啦,我全靠它支撑精神呢,你说,我怎么会让人乱动呢。我这么说,你明白了没有哇……”

我连连点头。在这一瞬间,我忽然觉得这老头不但不怪,还挺可爱的了。

## 师古风之长,成一家之体——胡子黄国画艺术探微

□刘明霞

### 以“胡子黄”为艺名的画家

在惠州画坛,黄伟坤是一位有着优良传统底色的艺术家。胡子黄是他的艺名。胡子,象征着男性标志,美冉飘逸多了几分古典韵味。古今中外的很多文艺大家,都喜欢留大胡子,如:达·芬奇、米开朗基罗、塞尚、张大千、齐白石等。

记不清是二十多年前还是十多年前,作为文艺记者的我,采访刚刚成立的古循书画社(现在叫古循书画院)及成员,胡子黄是主要成员。

那时,胡子黄那个画室很小,是他原单位的宿舍,在西湖边一栋老旧楼房的一楼。湖畔

楼与楼中间形成一个长条小院,院内杂树枝叶横斜,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,脚踩着地砖缝钻出的翠绿野草,潮湿芜杂,却别有一番野趣。

小小的画室,满屋的宣纸、书籍、字画,淡淡的墨香萦绕其间。画案堆满高高的书籍及画作。那天,他给我画一幅画。

### 率性挥洒大写意的自由和纯粹

近日,我又接手一个采访胡子黄的任务,走进他位于上排的画室,画室在一栋楼的7楼,书架上的书、四壁悬挂的画,画案上墨迹斑斑的画毡,给人一种艺术的空灵感和浓浓的书卷气。胡子黄这个多年的胡须佬,现在并没有留胡子,脸上刮得干干净净。

这些年来,上门求学者纷至沓来,而他却一直生活在低调平淡中。正好有几位他的学生在画室,多是五六十年的中老年人,他正在画案上给学生讲解分析一幅写意山水。

中午与学生就餐,他的风趣幽默,逗得一桌人忍俊不禁、哈哈大笑。他本就是乐天派,生性诙谐,爱开玩笑。

那天,另一位画家黄小军也在场。我把现场照及胡子黄的画作发在朋友圈,惠州知名画家黄澄钦老师留言:胡子黄、黄小军二位画家都是很执着有才、走自己路的画家,对他们两人的关注,将提高人们对惠州美术界的认识。黄老历来关爱、扶掖后辈艺术家。

画室墙上挂满了胡子黄的画作,题材多样,山水花鸟人物都有。我最感兴趣的是几幅人物画,有古代画八大山人、黄宾虹、齐白石等,还有他的画家朋友及家人的画像。胡子黄在40余年的书画探索中,长期潜心学习历代大师名作,髡残、黄宾虹、齐白石等都是他研究的对象。然而,“师古人不如师造化”,学习历代大师的技法与学识,也不是要跟他们画得一模一样。胡子黄个人对写意花鸟的实践,下笔豪放,一改传统写意文人画温儒雅的气质,代以豪放的个性风格和时代特征,达到极为自由和纯粹的境界。

他注重写生,搬出厚厚一沓的速写本,这是他到各处采风的作品,虽是速写,但许多画作近似成品,特别是人物画。有一本速写本是他到边疆大漠

采风的,画了许多少数民族人物。那些舞蹈着的少数民族美女,舒张有法,开合有致,令人为之动容。那洒脱的笔墨,流畅的线条,清新的画面,让人既能从画面感受到画中人的灵动自然,也能从笔墨线条中感受到画者的激情洒脱。

他时常在朋友圈发新作。鸡的题材是他的钟爱,用不同的笔法,巧妙地把小鸡身上绒毛质感及各种神情动态画出来,生动有趣。他的笔下,都是有生命特征的生物,而不仅仅是画面。他说,自己的朋友圈起码有五六百张画,“现在基本上都是大写意,但是笔法画风比较随意。就是撒得开、放得开那种,但是你要说工笔,我也能画,就是不喜欢多画。”

人物、花鸟、山水,还有油画,胡子黄能都画,但要精深,就得相对专一,所以他选择了主攻山水、大写意花鸟,兼修人物。他钟情画惠州山水,画他的家乡情结。胡子黄是惠阳人,虽出生于佛山,但在惠州长大,十二岁时在博罗少年美术班学习。他说:“当时有个文化馆馆长朱鹏,他不是科班出身,但从广州美院进修了几年回来。我受他启蒙,受益终身。”1985年,胡子黄进入广州美院深造。拥有江河湖海的惠州山水之美,无不展现着南国风情,几十年来一直是他笔下风物,《三月西湖》《惠州西湖山水画》《西湖小长卷》等一系列作品,长卷、立轴、扇面都有。他长年坚持不懈,寻找并表现惠州山水一草一木的意象之美。

喝着东江水长大的胡子黄,在惠州这片文化底蕴丰厚的土地上,经过几十年的历练,其绘画艺术逐渐呈现出了自己的风格。他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是变化的,笔墨挥洒的随心所欲,捕捉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即景即景。

### 用自己的美学实践,给精神打一个底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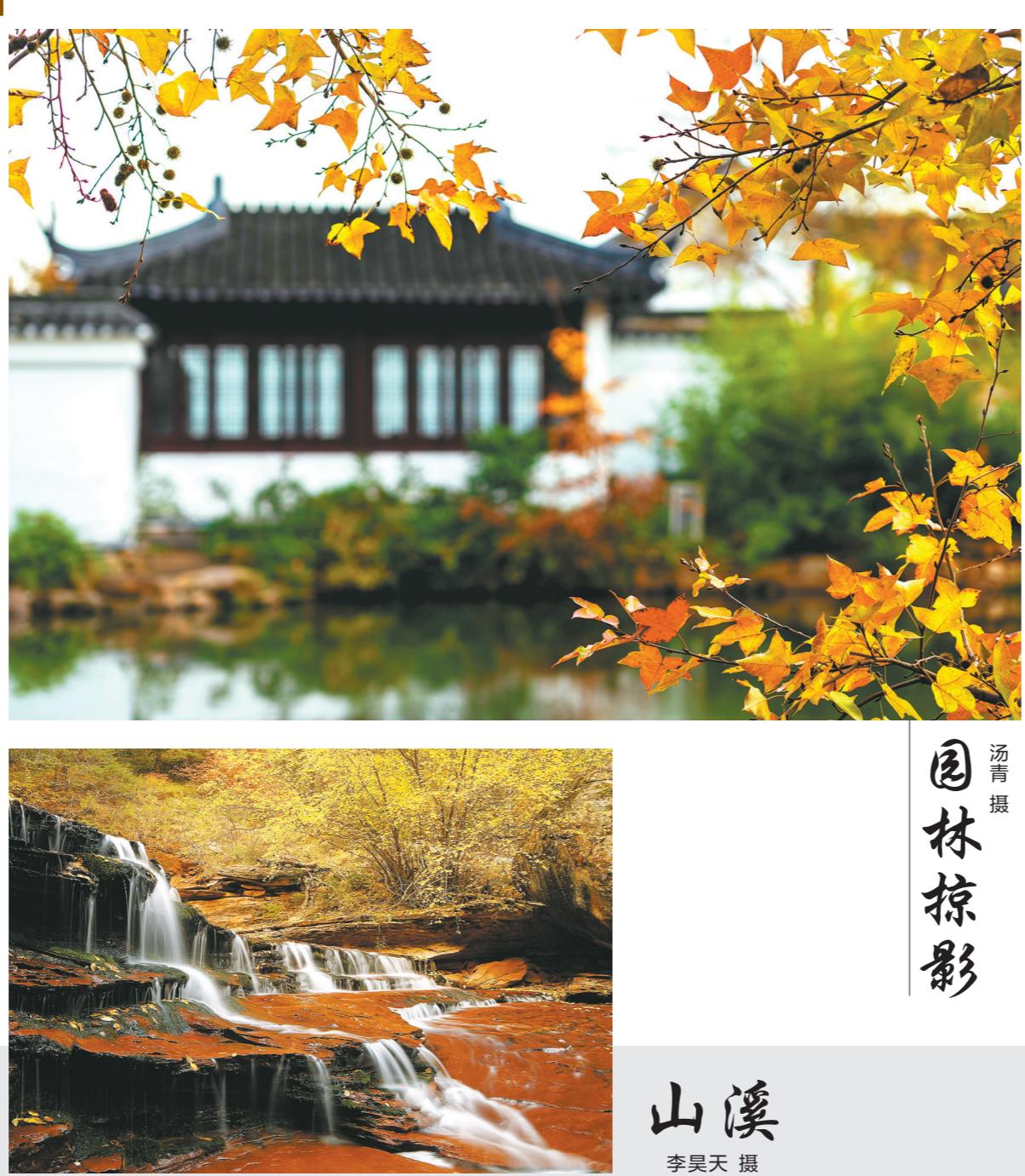
在他的画室,胡子黄坐在我的面前,那是一张仍然从容的面孔。当年伏案画画,他说,一天不画就完蛋!

画室时有同行及学生拜访,饮茶学画,人气很旺,但打扰不了他的专注。学生的老公要拉他出去喝酒,不去!学生敲了门进来了,不去理会,随便!倒茶观画,你忙你的,我画我的。在他看来,画着的画“不要断气”。画好了,停下来,再来招呼客人。来客也懂,这时画作告一段落了。他说,其实这个不矛盾,我一边画我的画,一边关心你们的事,我都没问题,但有时也会画得不像我画的。说完,他昂头一笑,像个老顽童。

有学生问他:“黄老师,你年轻时候出去写生,会不会怯场?一大群人围着。”他说:“不会啊,我打小都不怕啊,假如有人围住你,你就看最近的十来个人,因为外面那层你看不到,看不到了就十来个人围着你。怯什么场呢?”

胡子黄兴趣广泛,喜欢读书,抽空常读文学作品,最爱小说,还喜欢读人物传记等。的确,他画室书柜多是此类书。一个有创造力的画家,广泛吸取知识是必须的。

除了读书、画画、写字、唱歌,他还会演戏。他曾经在惠州打造的大型歌舞剧《苏东坡》



园林掠影  
汤青 摄

## 山溪

李昊天 摄

初冬来临,走在家乡林荫小道上,看到片片银杏叶被浓浓寒意染成金黄,在阳光照射下,金扇满树,黄叶铺地,整个村落变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,仿佛进入了一个金色的童话世界,格外的美不胜收,让人心头平添了几许宁静和柔美。

我放慢自己的脚步,注视着这耀眼的灿烂。银杏树体典雅,躯干挺拔,苍劲傲然,蔚为雄奇壮丽。时节已进入秋末初冬,那形状似小伞的银杏树叶也逐渐由绿变黄,黄透了的叶子在北风吹拂下,悠然地在空中划出几条弧线后簌簌飘落,它们像蝴蝶飞舞,又像火焰跳跃,一层层地铺满地面,给故乡大地涂上了一笔炽热的温暖色调,呈现一片片树上树下灿若黄金的靓丽世界。

银杏又名白果,四月开花,十月成熟,是我国特有的长寿观赏树,也是古代孑遗类植物在地球上存活的唯一品种,有植物中的“活化石”之称。它的生命力极强,但生长极为缓慢,自然条件下从栽种到结银杏果要二十多年,四十年后才能大量结果,因此,在我们家乡又称它为“公孙树”,公公种下树,到孙子那代才能吃上果实呢。种树的先辈,播下的是汗水漫透的祝福,采果的后人,收获的是勤勉耕耘的感动。祖祖辈辈的薪火相传,

让银杏在大地生生不息、枝繁叶茂。

家乡人特别钟爱银杏,房前屋后,田塘河边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。每逢春夏,银杏树上郁郁葱葱,婆娑翠绿;到了深秋,满树全身飘逸耀目金黄,云蒸霞蔚,白果累累,子孙满堂;到了冬天,玉骨琼枝,遒劲飞扬,凸显岁月沧桑。秋冬时节是家乡最为迷人的季节,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乡亲们在一棵棵金黄色的银杏树下铺上张张垫布,用长竹竿敲打树枝,随之银杏伴着落叶簌簌落下,累累的金果,无不让大家心生欣喜。

特别是村口那株人称“老寿星”的古银杏树,距今有上百年的历史,人们对它更是喜爱有加。这棵银杏树枝繁叶茂,冠大荫浓,还弥漫着淡淡的芬芳,其笔直的树干中间伸出几条有力的“臂膀”将紧密的树叶撑开,像一把巨大的伞。银杏树下,孩子们打闹嬉戏;大人们悠闲地坐在银杏树下休息,拉着家常。银杏树浑身是宝,银杏果和银杏叶都可食用或入药,经济价值相当高,剥出里面白白硬硬的银杏果晒干卖钱,乡亲们通过它发家致富。叶子晒干后留下泡茶喝,还会使人肌肤、面部红润,精神焕发。

天下银杏第一树,满树尽带黄

金色。李清照写银杏叶:“谁怜流落江湖上,玉骨冰肌未肯枯。”郭沫若先生也喜爱银杏树,盛赞它是中国人生命的纪念塔,是东方的圣者,是中国的国树。他在著名的散文《银杏》中这样写道:“你的株干是多么的端直,你的枝条是多么的蓬勃,你那折扇形的叶片是多么的青翠,多么的莹洁,多么的精巧呀!我是喜欢你,是因为你美、你真,你善……”

碧云天,黄叶地。放眼望去,淡蓝色的天空下,那数不清的银杏树,黄得透彻的银杏叶,洒下了遍地的金黄地毯,金灿灿的令人目生光辉,仿佛心底也涌动起阵阵暖流。我拾起其中的几片细看,小巧的银杏叶就像一把玲珑小扇,摸起来感觉有如丝绸般的润滑,用鼻子一闻,还有一股清新的香味。带回家,顺手夹进书本里,定格一份秋冬的金色回忆。

银杏黄了,冬天来了。踩着一地的灿烂金黄,牵着爱人的手相互依偎着款款前行,亦是一番温馨浪漫。我非常感谢这美妙的银杏树,它让我无论走到哪里,只要看见那抹灿烂的金黄,即使再灰暗阴沉的心灵也会马上衍射出温暖迷人的阳光。

## 银杏有佳色

□钟芳